

# 春之祭

主编 笛安

文艺风赏 ZUI FOUND

——看，祭坛上的那个幸运女孩。

【文学】《天阶夜色凉如水》/丁奇高 《丘比特罗盘》/[美]莉亚·塞佩斯 译/耿辉

【症候】救世主综合征 【白银时代】北京，上海，大城市

【风声风影】《特朗普与好莱坞：谁是“政治正确”的敌人？》/孙健

先锋文学/新锐艺术

全新改版 总刊第六十八辑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鼎集天卷  
CS-BOOK

文艺风赏

# 春之祭

主编 笛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之祭 / 笛安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9  
ISBN 978-7-5404-8205-3

I. ①春… II. ①笛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60389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文学

CHUN ZHI JI

春之祭

主 编: 笛 安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出 品 人: 郭敬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国峰 赵 萌 李 娜

特约策划: 张喵喵

特约编辑: 米玉雯 邱培娟

营销编辑: 杨 帆 周怡文

设 计 师: 陈 夏

特约美编: 罗 希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247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205-3

定 价: 36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

# 文学

## LITERATURE

《十字路口》  
《天阶夜色凉如水》  
《带我去山顶》  
《丘比特罗盘》  
《随机旅行》  
《门后面》  
《少女阿C》  
《倒吊男》  
《南方小姐》  
《象骨书》

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





## 主编手记 / 笛安

扫码加入笛安读者群  
关注微博 @ 笛安后会  
@ 笛安吧 参与日常互动



笛安读者聚集地①  
扫一扫，添加，加入读者群



笛安读者聚集地②  
扫一扫，添加，加入读者群

正如你看到的，今年我们消失了很久。你也看到了，《文艺风赏》不再是月刊的形式，变成了一本书。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会缩减出版的频次，目前初步的计划是一年四本。打出刚刚那行字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艰难。

原因很多。最关键的，我们也在寻找新的路径和方向。2017 就是摸索探路的年份，每一次的出版，都是我们在漫长旅途上做的记号。

1913 年，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祭》在巴黎首次上演，遭到了观众的一致恶评，可是后来，新的时代也还是开启。大概改变这件事，大都不能轻松愉快地进行，但是总要去寻找新的可能啊，或许所有的意义就在寻找的行为里了。

若有一天，我们找到了更好的风景，一定会带你们去看。若是看不见更好的风景，你们就来找找我们好了。单调的路程总归寂寞，知道有人在期待我们的感觉，是美好的。若你等不及，请毫无负担地转身，后会有期，你能陪伴我们那么久已经是难得的感激。

若你真的还等在这里，请相信我们不会不告而别，请接受我深刻的谢意。

祝，阅读愉快。

祝你们一切都好。



**文学**

十字路口 安庆

PAGE 001

天阶夜色凉如水 丁奇高

PAGE 010

带我去山顶 徐小雅

PAGE 017

丘比特罗盘 文 | [美]莉亚·塞佩斯  
译 | 耿辉

PAGE 033

随机旅行 罗衣

PAGE 040

门后面 王元 少女阿 C 王元

PAGE 064

PAGE 073

倒吊男 糖匪 南方小姐 糖匪

PAGE 091

PAGE 116

象骨书 糖匪

PAGE 138

**症候**

救世主综合征

PAGE 154

**青梅煮酒**

我本是花家地散淡的人  
——对话止庵

PAGE 168

**弥图**

梦境森林

PAGE 176

**白银时代**

北京，上海，大城市

PAGE 180

**新审美观**

新锐摄影奖特辑

PAGE 200

**风声风影**

政治正确与好电影

PAGE 208

**SECRET & WISH**

PAGE 232

# 十字路口

文 / 安庆

接近市区的第三个十字路口时，摄影师将车停下来。雨一波波淋到玻璃上，窗外是凌乱的霓虹。他突然特别想拍照，拍雨天的十字路口，雨天的情绪。雨珠在地面跳动，像无数只跳动的蝌蚪。偶尔才会看见溅起雨水的车辆和撑着雨伞蹚在路上的行人。走在雨天的行人显得孤独。

他摸了摸副驾上的相机。今天的出游意犹未尽，本来是要上山，却被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挡在山下，在山脚下的新闻中心接待站待了几乎一天。这个接待站，其实是服务山区电视接收的一个网点，现在的电视台台长——今天也出行在内的姜讲将它的功能扩大，成为进山或出山举办采风活动的一个临时接待站点。院里的花草有些荒芜，只有门口的一串红和角落里的几枝红蓼倔强地红艳着。实话说，摄影家对姜讲的印象不错，这个姜讲对他们这些所谓的艺术名流是抬举的，电视台每年举办的各类艺术类、选秀类活动经常邀请他们去充当评委和嘉宾，让他们出出风头，捞一些纪念品或者评委费。漂亮或者说风韵犹存的姜讲一直在对他调侃，自然少不了女人、婚姻，目前来说这是他的短板或者优势。姜讲说：“大摄影家，大主席，这把年纪了才知道自由的宝贵，懂得挣脱了，怎么样，最近名花有主，是不是被烫得火热？听说和妇联年轻的副主席挂上

了，魅力啊，陪着人家照了几张相就把一个人物勾上了。”

啪叽，一个快门。姜讲挡都挡不住，红红的嘴唇，鼓鼓的额头被拍了：“怎么样，我们也勾上了吧？我给你拍过多少照片，我们早就勾上了吧？”

“你太坏了，色（摄）主席。”

什么色？那是要精力要代价的，对于他未免有些奢侈。但细数起来他真的和几个女人有过交集，在他离婚之后，前后接触到了几个女人，他才知道竟然有这么多的独身的女人。那个市妇联的副主席叫陆鹿，三十五六岁，已经是桃源市官方的剩女。那次市妇联的活动由她主持，几乎每天都到县区、乡镇里去。他是以双重身份参加的：报社摄影记者和桃源市摄影家协会主席。将近一个月，他们生活、工作在一起，陆鹿的协作能力、在县区的呼风唤雨让他对这个大龄女孩有几分羡慕。陆鹿对他的印象不错，一米八的身材，仪表堂堂，虽近50岁，一点也没有老气，相机背在身上有一种派头，一种气度。他话不多，对活动的出谋划策都在点子上。由于报社摄影部主任的身份，报纸上连续登了几个整版，其中几幅照片登在一版的显著位置，让陆鹿满意。陆鹿知道他的情况，一天晚上，在即将结束的饭局上，陆鹿毫不掩饰地对摄影家说：“其实你这人挺好，

嫁给你不会错吧？”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，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就传开了，也传到了报社，姜讲知道得更早，因为活动有电视台的记者参与。

“还联系吗？”姜讲挥挥手闪开他的镜头。

他不说话，瞅着越下越大的雨，转过身，盯着红蓼下的一片落红，抓拍了几个镜头。“你盯紧点，那女孩不错，人家可还是黄花大闺女，没什么亏本。”这些女人，怎么想的，什么亏本不亏本的？黄花大闺女，三十大几，你又怎么知道她还是黄花大闺女。姜讲又补了一句：“我问过，人家真的没有婚史。”他嗤笑，没有婚史，怎么就称得上黄花大闺女呢？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
雨下得越来越紧了。

摄影家协会主席是不久前才当上的。原来桃源市的摄影家协会主席一直是他的老师朱席扬，两个人都在报社，朱席扬是他的前任摄影部主任，一个头发几乎全白了的老人。说起来他要感谢朱老师，是朱席扬从基层将他挖上来的，他原来在一家企业的宣传部，最早用的是一台老式的照相机，还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摄影，就是对摄影感兴趣。办公室的桌案上放着好几本关于摄影的书，其中有朱席扬的一本摄影集，作品集里有他注上的文字，对一些照

片的感受，也有不同的疑问。朱席扬看过他的几次摄影后，对他暗中地喜欢，每次到企业去都要见见他，后来的一个机会，报社招聘时就把他招过来了。他很勤奋，对朱老师一直非常尊重，尽管对朱席扬的艺术观念也有自己的保留，但不影响他们的关系。朱席扬前几年到年龄退休，早已经是摄影部副主任的他顶了朱席扬的缺。朱席扬退休后，专心致志地当他的摄影家协会主席去了，当然这个时候，他在摄影家协会也任了常务理事兼秘书长，而且朱席扬当主席的第二年就给他补了一个副主席的位置。那趋势大家都心知肚明。他没有在乎什么位置，知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该往哪儿用劲，更应该心无旁骛，不能等跑不动了，再去无望地追求。这时候，他往往会为一个镜头激动，或为失去一个镜头遗憾，有时候非常固执地要去等待和补回一个镜头。比如跟文化局的贺科长进山，去捕获鹰道，整个晚上一直蹲在山上，冻得瑟瑟发抖，指关节都麻木了，终于听到了鹰叫声，看到了头顶的那道景观，摄下了夜晚的那群鹰。至今，那还是他满意的一组作品。

离婚后，朱老师曾经对他有过暗示，让他的宝贝女儿朱朱嫁给他。和朱老师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他能听出来老师的话中话，况且老师的心思他应该知道。怎么



说呢，朱朱和那个妇联的女孩差不多年龄，在侨联工作，喜欢摄影和书法。他承认和朱朱有很多共同语言，心有灵犀。第一次朱席扬和他说到朱朱是他和朱老师去市政府说二女儿的事，朱席扬的二女儿当了几年兵，回来后，工作的事一直搁置，被来回弹着。为了女儿分配的事朱席扬给市长写过信，找过主管副市长，找过人事局、组织部、军转站。每次，朱席扬拎一个大挎包，挎包里是他的代表作、荣誉证书，他为历届市委书记、市长照过的作品，和历任市长、书记的合影。见了有关人员他如数家珍地拿出来，说着女儿的事。朱席扬要他一块去，在路上朱席扬要么沉默，要么滔滔不绝。有一次，从市政府出来，朱席扬先是不说话，后来对他叹息，说到了朱朱，说朱朱其实老提到他，说他应该和朱朱多聊一聊……还有一次他往家送朱席扬，朱席扬喝了酒，进了门喊着朱朱，留下他继续喝茶。朱朱就陪在他们的身边，倒茶，也谈摄影，很温和，目光里带笑。这样优秀的女孩未嫁，让他想不通……

他拥抱和吻过朱朱。那一次，他和朱席扬喝了酒，朱朱送他，把他搀进房间。没有了女人的料理，房间里有些凌乱。朱朱知道自己是不能随时回去的，应该帮师兄简单地整理。她瞄了一眼摄影家的工作室，那里是完全的另一个世界，秩序井然，

工作室里的转椅更多的时候是摄影家坐在上边构思、创造、设想某种效果……摄影家没有进工作室，他看着凌乱的家有些不好意思，酒意让他的一张脸飞红，高大的身躯在朱朱面前窘迫，手在头上擦着头发，头发朝后擦过去又支棱过来。他嘿嘿地笑笑，说：“朱朱，让你笑话了。我……我本来是喜欢规矩的，可是……”朱朱找到他的茶具，茶具倒是整齐地放着，茶具旁一个不锈钢茶杯，是她熟悉的，朱朱把水打开，一边在杯子里放好了茶叶。

朱朱是在收拾东西时被拦腰抱住的。

朱朱没有准备，原本是没有想到的，这一抱朱朱感到有些突兀，当真正抱住时她又感到了一种自然，一种水到渠成，好像这种抱一直被历练过，被搁置在一种休眠的状态，像鸡蛋里的雏鸡、鸟蛋里的雏鸟迟早会啄破蛋壳，像温在火上的水一直在等待着燃烧的温度。好像是有预感的，一直在途中寻找归宿的拥抱终于来了，朱朱起初一惊，当那双手、那粗重的呼吸一齐拥来，她下意识地反抗了一下，心里咯噔了一声。她不用看那双手，她看过很多次了，是在这个世上看到过最多的一双男人的手，那双手和他的骨骼、他的身架的区别，就是看上去更细长，细腻而秀气；这双手很早就无意间看到过，那时候她被父亲带着，在摄影家所在企业的办公室里，他将作品恭敬地递给父亲，给父

亲和她倒茶；后来这双手很多次是在她家，和父亲的手在一起，他们一起研究怎样照出和处理出一张更好的照片，怎样去找一个镜头……她听他们讲，听他们争论，听他们会心地笑。这个时候，他把一杯水倒上，再适时地续水。再后来她是在报社，在父亲和他共用的办公室里，他给自己倒水，每一次她都先看到一双手，貌似粗犷的男人，却有一双干净细腻的手，手上的汗毛都是干净的……

对一个男人的印象，对一个男人的好感，朱朱是从一双手开始的，就像喜欢上了一段旅程，不是喜欢上旅程的结局，而是旅程中的风景。她后来也有了相机，是父亲和摄影家一起帮助挑选的，也跟他们出去。在朱朱对摄影艺术越来越了解，看到和听到的越来越多时，她对这种艺术有了更深的喜爱和崇敬，渐渐地也在父亲和摄影家之间做了比较，在心中了然父亲和对方的强项和弱项。老实说，在父亲和他之间的争论中更多的时候她竟然站在他这边，对这位师兄的敬慕更深。父亲是有些落伍了，她在心里说。甚至觉得摄影家待在桃源有些窝屈，他的作品连续几届都在全国获得了奖项，那组关于鹰道的作品在全国引起震撼。如果他还留在桃源，父亲的摄影家主席迟早得归于这位师兄。

她暗中收藏着摄影家的作品。父亲偶

然间看到，在一次酒后对他说了。那天摄影家看着朱朱，目光逼着朱朱打开了一扇柜门，他的一些作品她真的藏着，而且标上了编号，摄影家感动得都要掉泪。相信了吧，摄影家！朱朱慢慢又把柜门合上了，咔嗒，锁碰上的响声。朱朱干脆把另一个世界打开了，那是朱朱珍藏的父亲的代表作和在全国引起反响的摄影代表作品。朱朱说，都是她学习的教材，她经常看，反复琢磨。

那双手把她抱住前，摄影家在屋子里有一阵发呆了。她在收拾东西时听见了摄影家在屋子里徘徊，摄影家看着一面墙壁上女儿的照片，几乎是女儿的成长写真，女儿每天朝他笑，朝他逗乐，朝他认真地发问，还有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。女儿在一个城市上大学，妻子在女儿考上大学后和他离异，去陪女儿。今天可能是酒精的作用，他一直盯着那些照片，把那边的灯光又调得亮了些，照片更加清晰。他一手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想起有一次他剃了光头，女儿在他的头上摩挲，在他的头上弹，小手指像弹钢琴。他的手慢慢地从头上下来，在房间里梭巡，女儿的钢琴静静地闲置着，他想起女儿上学前，最后一次为他弹钢琴的样子，弹《大海》《月光海岸》……他带女儿去看过海，青岛的海，崂山的海，天津的海，天津站的夜景，这些照片中就

有一张天津站璀璨夜景下的女儿。他想女儿上学前在火车站看着他啪嗒啪嗒地掉泪，泣不成声地喊着爸，爸，爸，再见……奔过来伏在他的肩头呜呜地哭，像一只乖顺又委屈的猫……

朱朱就是这时候听见了细细的抽泣，一个大男人，一米八几的大男人的抽泣，像一个孩子，一只猫，让一个女人听着心碎。她转过身，泪水竟也不自觉地淌下来。男人的抽泣声还在继续，旁若无人。朱朱手里掂着叠着的衣物，一粒扣子正捏在指尖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一直静静地站着，在心里说，让这个男人哭吧，哭出来吧，一个男人的哭竟让自己赶上了，心里充满了恻隐。几分钟后，她才悄悄地，压抑着自己的呼吸，猫步踱到摄影家的身边，拽了拽他的手、他的衣角，将面巾纸塞在他的手里。男人——摄影家就是这时候抽泣得更重起来，转过身，把手举了起来，举到了她的腰部，她乳房下边接近乳房的地方，女人最温柔最宽阔最起伏最敏感的地方。接着男人俯到了她的肩头，更大声更率性更放任地抽泣出来，任自己洪水般地发泄。男人在这个夜晚不但拥抱了她，而且和她有了嘴与唇的亲吻，她尝到了一个男人淌到嘴角的眼泪，咸咸的，她的泪也成串成珠地掉了下来。

雨下得更密更集了，一点也没有比刚

才小的意思，整条马路都被雨霸道地占领了，雨在这个夜晚一点也不谦卑，也不收敛。他又摸摸相机，照相机被浸透得冰凉，路边有几棵梧桐树，他计划着是不是把车往梧桐树下开一点，站到梧桐树下。他不想放弃，不想回家，有些恋上了雨天，还是想拍十字路口的照片。雨天的夜晚，城市的光线正在被肢解得支离破碎，有气无力，偶然看到的是雨珠跳在路上的光亮，雨珠里闪烁着车辆或路灯的凌乱。

他不喜欢参加那些带有官方的应景活动，但又不得不参加，不得不出席，一切都因为摄影家协会主席的身份。他妈的，原来身份在这个国家就是用来参加诸多的活动，用来给另外一些人撑门面的，显摆，满足别人和自己的虚荣，用来虚度光阴的。几天前，他刚参加了《大山风情》摄影展，举办画展的是一个退休的官人，包括开展仪式、展厅，都显出一种豪华。在上边控制的高压下，还是悄然地来了很多官员，展览营造得煞有气氛，中国是人情社会，不得不去的大都受过官员的恩惠，当然也大都是官场上的相互来往。他没有受过恩惠，但作为桃源市摄影家协会主席，这种场面一定是要参加的。那个退休官员的相机他一看心里就咯嗒一声，不是一般人敢挎在肩上的，挎上就是一种身份，一种重量。那种相机他几次随朋友在商场看过，



也陪桃源的几家单位买过，但身为摄影家协会主席不敢有此奢望，也没有把自己的艺术和高端的相机相提并论。他的身旁，是艺展中心瘦瘦的过于苗条的女主任，每次站在她的身旁都担心她会弱不禁风地倒下去，有怜香惜玉，扶她一把的感觉。他悄悄对瘦瘦的艺展中心主任说：“这种机器够艺展中心半年或者一年的经费。”“羡慕？”艺展中心主任看着他的眼睛。他摇摇头。“嫉妒？”他笑笑，对艺展中心主任说：“你要拨款我买一个？”主任撇撇嘴，麻秆腿下的高跟鞋嗒嗒几声，说：“想好事，你等着吧。”

他把车开到了梧桐树下，雨打在桐叶上，一声连着一声，桐叶在雨中一次次弯下翘起，雨珠一次次滑下，击打在地面上，蛇一样急骤流动，好像特别烦躁。他摸摸相机，打算着，怎样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拍。车底下一条雨河，蟒蛇一样，扭过马路，泛着泡沫，碾过雨路的车辆发出格外笨重的挣扎声，雨水在车头前积聚，喷出怨气般的雨柱，灯光在雨水里更加微弱。他坐在车上，像在等待着一个能帮他的人，来完成今夜的“十字路口”。

反正，他没有马上离开的欲望。

当然，在报社也是有人追他的。报社的女人差不多够一个加强排了。都是表面风光，内心风尘的女人。一个女人静下来

的压抑是可怕的，那种憋闷甚至可以让人疯狂。他看过那个叫关谟的女人酒后的挥洒，每一次都在回忆她当年的叱咤风云，酒精让她兴奋，呱嗒呱嗒全是她的话，停下来又突然抹着皱褶里的眼泪。她没有了当年的风韵，至多算得上风韵犹存，一个近 50 岁的女人身上的沧桑是藏不住的。当年关谟和一个副主编的风流韵事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她曾追着那个男人和自己在一起，要不风华相融，要不玉石俱焚。副主编没有满足她的愿望，招致的下场是去一个研究会挂了闲职。就是这个女人，一次夜班，当他回到办公室时，从背后搂住了他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潜入房间的，像一个富有经验的间谍。关谟追过他，那是他们年轻的时候，有过蝶恋蜂狂的时光。现在，关谟好像又看到了希望，在背后唤着他的名字，沉吟般唤着。关谟似乎就是来填补他这个阶段的空白，拿之前的旧情作为资本。但他早已经没有了感觉。

这种年龄，这种时节，还有这么多女人，让他忘掉了自卑。

他看看表，十点一刻了，雨夜越来越深。往常这个时候在干什么？在报社值班，或者守在一个人的家，看新闻看纪录片频道，甚至看一档以前从来不看的相关节目，看那些各地交流寄赠过来的摄影杂志？他喜欢一本《丽水摄影》，一本摄影

民刊。有一段时间杂志停寄，他把电话打过去，问杂志是不是停办了？对方很诧异，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停办了，我们一直办得挺好。”对方听出了他的意思，杂志又开始寄，间断的几期也补寄了，还约了他的作品和理论文章，连续几期刊登。要不，就是坐在书房兼工作室 飧他的摄影，写一些关于摄影思考的文字。朱席扬把摄影家协会主席的职位交给他时，曾劝他说该出一本书，说你是主席了，会有人和你要书，也是对自己作品的整理。他想过，不想出一本大众的作品集，没有意义、太泛。要出的话，要有自己的思考，有一个关于人和大地、人和环境的系列摄影，比如关于“十字路口”的系列……这也是他接任后倡导的理念，摄影不要成为简单的记录，不要简单地盯着表面，要透过去，透进去，有新发现，要有人，打动人……摄影不是玩，不是谁家有闲钱，买了相机就可以成为摄影家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玩家太多了。

他的摄影家协会主席也是有人竞争的，旅游局干瘦的霍清水，电业局的胖子林鸣……他真不想干，这是艺术，不是权力，为什么要像政客一样钩心斗角，这是对艺术的亵渎，为什么在艺术中还去争夺利益？可是，还是和权力有关，还是免不了和权力社会打交道，这是传统的环境，

当下的环境，协会越来越官场化。戏剧家协会换届，一下子弄了将近二十个副主席。他不想这样，换届前朱席扬和他谈：“怎么样，你要不要也考虑到社会上的一些场合，一些应付？”他说他不想考虑，不喜欢。不懂艺术，没有成就坐在所谓主席的位置那是笑话，他坚持反对。艺展中心那个瘦瘦的女主任和他聊天时，他也是这样说的。女主任不说话，只给他倒茶，一杯接一杯地给他斟茶，苗条的身影，高挑的身架在他的眼前晃动，挤出身体的是丰满的乳峰。可能和她在官场上的娴熟有关，不知怎么，他对这个主任在心里有几分钦佩，她偶然说出的对艺术的见解和主张，几次和他不谋而合。甚至，他想过和她做爱，想体验一直单身的女人身体和内心的疯狂。但也只是忽然冒出来的念头，他对她的瘦削有些怜悯。那次出去采风，在半山腰，看她走得艰难，他抓住了她的手，手里有一层虚汗。他往上拽，轻轻地，轻巧地就拽动了一个人，那一刻他有一种心疼，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如此轻盈，太过于轻盈了。大概官场女人的心机太重了吧，那一刻，曾经有过与此做爱的念头烟消云散。对心机太重的人他有一种隔膜。

摄影家竟然在雨中想这么多，好像在借此理一个头绪，雨天原来可以这样静，别样的一种静，甚至只有雨声。他手里搂

着相机，坐在法桐下，雨打的声音还是一声紧似一声，大路上不断有溅起的雨，不断溅起的雨柱，不断飞起那么多的蝌蚪。车在雨中的声音像火车滑过，雨中的霓虹淋淋漓漓，路灯被雨切割成零散的碎片，雨点像落地的贼星。路上很少有行人，偶然的行人在雨中行色匆匆。这样的雨夜特别静，城市像一个静下来的工厂。他想起他在工厂时的情景就是这样，无数次的雨天里就是这样，车间里的声音在响，轮子在转，厂房外只有孤零零的雨声。他摸了摸相机，在伺机走出去，既然这个雨天的十字路口与自己邂逅，让他撞上。

接着，要把整座城市的十字路口都拍下来，雨天，包括白天；夏天，包括秋天，冬天的十字路口——他不断地瞅一眼手机，希望会响起来，能出现一个人，来帮他完成雨夜的一个愿望或者欲望，那样效果可能更好。

他想过去接一个人，朱朱，他首先想到了朱朱。自从那次拥抱后，朱朱再和他联系时把师兄省略了，有时会喊他摄影家，摄影家你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？朱朱有给他送过早餐饮料，送过和生活相关的一些东西，给他买过洗衣液、洗洁精之类，隔一段时间过来帮他收拾一次。市妇联的陆鹿也和他约过，喝的是咖啡，他们坐在半岛咖啡店里，那个靠窗的位置，窗外正好有

一棵桐树，桐树上有吱吱叫着的蝉，他们在咖啡店中听着蝉声。“哎，你这大摄影家能不能帮我策划。”陆鹿在说，“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活动。”他不动，一米八几的身躯卧在沙发上，目光看着咖啡飘出的淡淡的气息。他看着她还紧绷的脸，想象着她紧绷的身子或者臀部。不能谈点风花雪月吗？这样的场景。她庄重不失风趣，滔滔不绝，说话在绕，像一部作家的小说，可男女间的交往绕来绕去就会降温，彼此绕远，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灯。他和陆鹿的关系就是止于那次咖啡。

当上主席后和协会之间的联系多了。比如和作协，和美协，和书协，和音协，和舞协。找他的人多了，动不动就是求他们摄影家配合，让派几个人去给他们拍一些比较有质量的照片。还有，艺展中心喜欢搞什么展览，动不动就是美术书法摄影展，隔一段时间就会找一个企业冠名，找一个企业过来赞助。他得承认艺展中心主任在这方面的优势。他送过酒后的她，女主任有些酒量，但喝高了，拍了桌子，诉说着她在艺展中心几年的苦楚，眼泪都哗哗地出来了：“妈的，那个前任太他妈霸道，我都有想扇他的念头。”哈哈，一个女人的霸气暴露无遗。那一次是他把她抱到房间，放到床上的，那么轻，又那么醉，没有办法，既然送了，就要送到底。他没有



想到在把她放到床上时，女人会狠狠地揽住他，对他说：“你不要走，陪我一会儿，陪我一会儿。”哗啦吐出了酒，洒了他一裤子。他还是趁机逃之夭夭了。

电话在身边响起时他吓了一跳。是电视台的姜讲，说着几句客套话，回到家了吧，安全吧？他嗯了几声，不置可否。把电话挂了。电话又响了，这一次是朱朱，朱朱。朱朱说：“你在哪里，老爸说你今天上山，你，你回来了吧，安全吧。哎，你在哪里，休息了吗？”他握着手机，突然说：“没有，我在十字路口……”

一个雨夜。摄影家又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十字路口，他把车停在了路边的梧桐树下，雨拍打在桐叶上，一声比一声重，一声比一声响。路上不断有车辆滑过，这个雨夜很少有过路的行人。他看看表，是夜里的十点一刻。他坐在车里，手摸着手边的相机，手机也和相机一起搁在副驾座上。手机沉默着，这个雨天，人们好像连手机也懒得打，雨天让这个世界变得慵懒。他等着，谁能陪自己在这个雨夜完成十字路口的拍摄。出门前他曾经犹豫，是不是发一组短信出去，后来还是独自出来了。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爱上了雨天，而且是雨夜。雨在路面上跳，亮亮地溅起落下，车辆和行人格外稀疏，一切都放慢了节奏，只有雨的节奏在增加，在地面敲击，一声骤似

一声，像打击乐，催眠。他好像睡着了，在雨中，他做梦了，梦见了一次偶遇，也是一个雨天，他在梦中追逐着那次偶遇。可是，那个偶遇又变成一只蝌蚪飞了……直到一辆小车险些和他的车追尾。路边的积水更深，车停下时溅起更高的雨柱，树在雨柱中晃动，车好像朝前滑动了一下，雨哗哗地涌过来，他迅速地擦了擦倒车镜，后边的车门似乎没等停稳就打开了，先探出一把伞，然后是脚步在雨中，发出吧嚓吧嚓的响声……

# 天阶夜色凉如水

文 / 丁奇高

你孤独地站在寒冷秋风吹拂的夜色里，抬起头仰望着天上的月亮，眼里流出的泪水滑落下你的脸庞慢慢沾湿了你的脖颈。

有人说你病了，可你觉得你没病。你的母亲来劝你，你都不回头，在今夜你走出了千疮百孔阴森凄凉的院子，一个人在凉如水的夜色里浸泡。

母亲端着一只巨型茶缸追了出来，里面黑色的汤药冒着滚滚的热气，熏疼了你刚刚流过泪水的眼睛。

“喝了吧，可怜的孩子。”母亲站在你面前佝偻着单薄的身子祈求。

“不喝。”

“喝吧，喝了你的病就好了。”

“不，这汤药里面有锅底灰，喝了肚子里会长结石。”

母亲劝不住你，就像是好心当作了驴肝肺，只好伤心地抹起了眼泪。

你不忍心让母亲难过，但是你还是忍不住说了，你说小倩刚刚来了，她躲在胡中医的袖口里。

你的母亲愣住了，用布满油污的袖子擦干冷却的眼泪后把脏手放在你的额头上。你现在面黄肌瘦，已经卧床不起好多天了，没有一点三年前生龙活虎的样子了，身材也矮了半截，你的母亲把手从你的额头上拿下来，放到她的额头上，迟疑片刻后，又放到了你的额头上，你的母亲仿佛

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儿子没有发烧哦，难道病又严重了，净说些什么胡话，哪里有什么小倩呢？”

你今夜突然起来，似乎是回光返照的迹象，你的母亲心里突然咯噔一下。

你看到了母亲的迟疑后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，寒冷的秋风刮过你的脸颊，你打了一个冷战。

月光如水，冰凉地滴落在地上，嗒嗒作响。

蛀虫爬动的声音再次传入你的耳朵。

你捂住双耳痛苦地蹲在地上。

夜幕降临的时刻蛀虫就会准时活动，蛀虫舒展四肢，伸展懒腰，成群结队地啃食树木、庄稼、机器，甚至马路。你最后一次说道，蛀虫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你的声音极小，小到一说出口连你自己都听不到。

一只蛀虫钻进了你的鞋子里，津津有味地啃咬着你的脚趾，你感受不到疼痛，人们的躯体都被咬成了洞，仿若马蜂的巢穴，却毫无疼痛感。床上、柜子上、地上，乃至镜子上都爬满了蛀虫。

它们渐渐蛀空一切。

蛀虫是三年前的一个充满喜悦的夜晚被发现的。

那时下了七天七夜的酸雨，空气里弥漫着硫酸的味道，迅速腐蚀了街道、楼房和工厂。天晴后，你在踏着月光出来散步

的路上听到了蛀虫爬出来的声音。那时蛀虫只有两三只，在啃食牡丹乡中心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你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，说你发现了蛀虫，却没有人理睬你，人们都在庆祝雨后的天晴，畅游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上。

不久蛀虫就布满了整个牡丹乡。

母亲啊，几只蛀虫在啃食你的鼻子，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？

母亲用布满油污的袖口抹了一下鼻子，哭笑地说：“我儿又说胡话了，我把汤药给你热了热，你快喝了吧。”

那汤药是狐仙堂生产的，你的女同学小倩就在那里售卖黑汤药。

牡丹乡是准备搬迁的。

牡丹河从这里千百年地流过，为了完善水利设施建设，国家要在这里修建一个水库，一号大坝就在牡丹乡外面不远处，等到村民们一搬走，一号大坝就开闸放水，现在的牡丹乡就将淹没于水底永不见天日。

村民们之所以还没有搬走，主要是因为新区还没有建设好，乡民们都盼着住高楼，靠搬迁改变命运。在牡丹乡竖立的新区效果图上，高楼林立，道路宽阔，各项配套设施非常完善，乡长曾经站在效果图下对着乡民讲述着新未来的美好，引得在场的乡民无不欢喜雀跃，喜极而泣，打心

眼里说道赶上了好时代。

与搬迁准备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呈几何倍数爆炸繁殖的蛀虫，它们每到夜晚就开始啃食着乡里的一切，包括不远处的大坝。

在你阴暗晦涩的记忆里，它们啃食混凝土的声音在你的耳朵里咯吱发响，就像是野狗在荒郊野外啃食死人的骨头。

你被蛀虫啃食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你曾经颤颤巍巍地拄着布满虫眼的拐杖来到了乡政府门口，用尽力气诉说着危险的一切，建设的新区不过是胡中医袖口里的一张纸，想引起人们的警惕，结果却是徒劳的。你被认定为抹黑新生活的别有用心者，好心的人们劝你回家好好治病吧，别搁那里瞎操心了。

乡长五大三粗，估计是呕心沥血的缘故发际线很高，他在门口隔着铁门对你说：“小伙子啊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怎么又来了。”

你以为乡长被你锲而不舍的民族脊梁精神所感动，你用发抖夹杂着呜咽的声音对他说出了你是牡丹二村的。

乡长扭头对秘书窃窃私语后，笑着看你的身体，像是一个好色的大叔，你急忙看自己的拉链，拉得很严。

过了一会儿村长一瘸一拐手扶着半个破损的方向盘赶来，他后面跟着几个在地上爬的村民，他们要把你捆回去，你冷冷